

gustav / December 14, 2009 09:08PM

[時代] 誰是中國的民主進步黨？

Author: 李淳玲 2009/06/02 <http://estherchunlingsu.blogspot.com/2009/06/blog-post.html>

三十多年前我剛從台灣來美國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美國參加政治性的遊行，是反對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。當時在舊金山唐人街的示威群眾主要是左右兩派，我因成長在兩蔣時代的台灣社會，從未有過群眾運動的經歷，目睹兩派在海外如此尖銳對峙，頓感刺激，第二天就跟一位美國仁兄描述我這個新鮮經歷，誰想他聞後哈哈大笑說兩股勢力算什麼，如果我們是美國人，早就一人一個意見，鬧得不可開交了，看來他是一人一國的「獨派」，不是「統派」，剎時就把我的左右迷思打散殆盡，從此意識到自由民主的多元社會，不必只是兩黨的政治社會，遑論一黨獨大？既非關藍綠，更無干紅藍。

幾年前在新加坡偶然從電視上第一次看到「大悶鍋」的節目就直覺台灣進步了，很可愛，直說想回去住，重新體驗它的情調，當時在台的朋友問我，你就為了「大悶鍋」想搬回來住？我說是的，因為有幽默的地方就通情達理，不容易出教條。

想當年我們那一代在台灣，政治氛圍並不可喜，七零年代後期來到美國就像大解放一樣，第一個痛快，就是把在台的禁書都從圖書館找出來盡讀，消解文化饑渴症。我猜想那時從台灣出來的每一個人多少都受到某種形式的政治壓抑，對政治冷漠就是一種沈默的抗議，我們那一代都是在反共的氛圍裡長大的，政治意識教條化，不太能夠獨立思考，所以當時發生美麗島事件，我個人是同情的，雖然我對狹隘的台灣國從來沒有認同過，卻極認同民主進步黨對台灣民主的貢獻，這與後來的六四一樣，我也是同情的，只是對當時學生運動的訴求也有所質疑。

試想百餘年來中國人現代化的路徑，走得顛顛簸簸，嚐盡苦頭，付出多少代價？有誰不渴望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？強大的國家？「生命在其自己」本來是一種存在的幸福，牟宗三先生在上一個世紀的反省，不正是從文化的深層看待這個問題嗎？他的《歷史哲學》，《政道與治道》，《五十自述》，《時代與感受》及《時代與感受續篇》，不正是歷歷剖析出中國與西方政治格局的差異嗎？

現代民主政治的「對列之局」(co-ordination)並不是中國人傳統思維的產物，傳統「大一統」*的思維，是「隸屬」(sub-ordination)的政治形態，確實是中國人自發的政治格局，它在商鞅變法，秦始皇的時代就創作成功，歷經漢代四百年才發展成熟，這個格局有它的客觀性，也就是文官系統的圓熟，牟先生所謂的「治道」。但是也有它的缺失—對聖君賢相的過度依賴，對大皇帝權力的無能限制—一旦大皇帝沒有客觀意識，或不能貫徹客觀意識，甚至進一步操弄權術，就可能把原屬客觀價值的公義從源頭污染成主觀的私利，成為罪惡的淵藪，動亂的共業。因此歷來改朝換代，轉移政權都是通過革命流血，老百姓付出的代價極為慘烈，而「文死諫、武死戰」的氣節之士，就總是透露出現實政治的缺憾，這些都沈澱在中華民族過去的悲愴滄桑史裡。

因此傳統中國的政治格局對大皇帝的「客觀化」(objectification)沒有完成，這正是牟先生所謂的中國人只有「治道」沒有「政道」的意思。他以為「政道」的意識是英國人首發，也發展得最成熟，所以現代民主政治制度是由英國人開創的，而傳統的中國人只有「治道」沒有「政道」，卻對政治權力鬥爭的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，說穿了，還是只有主觀意識沒有客觀意識，所以趨炎附勢特別鮮明，官商勾結特別泛濫，一旦出現主客觀利益衝突之時，就都習慣地往主觀的利益走，只顧鞏固自己的權力，圖一己之私，而「顛倒倫理秩序」，墮入康德所謂人性「根本惡」的深淵。（詳見康德論「根本惡」文）

中國人從1911年開始，就試著往前邁一步，走向現代化的民主政治，只是當時推翻滿清的國民黨，自己也沒有通透的客觀意識，所以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」唱到第三句就遭遇了困難，它的建國大業始終沒能完成，以後歷經國共鬥爭，偏安台灣，進入威權統治，再歷經藍綠鬥爭，總算在台灣寶島，因民主進步黨的揭竿而有所突破，走到今天這個民主法治的政治格局，也使得國民黨在推翻滿清以後，始終不徹底的客觀意識，在台灣兩度政黨輪替的實踐下，才第一次嚐到現代化的果實。這個果實雖然青澀，卻得來不易，它決定是中華民族石破天驚的一樁大事，當可大書特書。台灣的民主進步黨在此斷然不可妄自菲薄，也斷然不可停留在島國意識的狹隘裡，更不可被只有主觀的幫派意識綁架，一句「誰沒有拿過我爸的錢？...」暴露了言者無知的鑿鑿，也暴露了這個政黨的危機，她或它似乎沒有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客觀意識，這當然是極其悲哀的。在此我雖無意計較她的無知，卻不免牽掛這樣的無知是否也是一種共業？這個政黨是否充斥了太多毫無客觀意識的成員？當年劉邦「馬上打天下」很快就意識到不能「馬上治天下」，這是他的天才，而現在的政客是否能意識到「選舉打天下」，並不能「選舉治天下」？街頭運動不可能用來解決建國治國的問題，徒然騷擾了眾生。

民主法治的貫徹，必須包括以法治限制大皇帝的權限，而法治的貫徹，正是需要對治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，也就是人性最大的弱點——貪腐。這與康德說就連四福音裡的聖人都必須受到「道德法則」的檢驗一樣，是客觀法則的莊嚴。

因為道德法則是自由意志自我立法的表象，也是核心價值的客觀化。而民主政治裡的法治精神，更是奠基於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礎之中，因此有其嚴肅的客觀性與必然性。

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過程未完，從宏觀的立場看，台灣民主進步黨的成就可能比他們自己所能意識到的還要更大，但是狹隘的基本教義如果不能轉化，主觀的幫派意識如果不能消泯，客觀的國家意識如果不開展，它可能還是成不了大格局。為此，我個人確實期盼一個中國的民主進步黨能夠漸進出現，在這個華人民主政治走到青春期的現階段，我願意見到中華民族成功地完成它現代化的實踐，屆時它的政黨色彩可能已經非關紅藍綠了。

牟宗三先生既非統派，也非獨派，卻是一個從文化上反共的哲學家，他曾戲稱天底下只有兩個人是真正反共的，一個是老蔣，一個是他自己。老蔣反共是因老蔣丟掉大陸，太沒面子了，而他自己的反共卻是文化意義的反共。他以為中國人必須完成現代化的轉化，走向民主法治，以對治傳統政治格局不能客觀化大皇帝的難題。早在七八零年代他就已經看出台灣在這方面的進步，並以為台灣作為一個走向民主政治的社會，在政治體制上，早已與大陸分道揚鑣。兩千三百萬人民，是決不可能走回頭路的，人民的眼睛雪亮，斷然不可能容許政治上的一言堂，或一黨獨大的。

過去的三十年我有幸生活在西方社會，目睹了一個法治社會的人間盛世，一個現代化的強國，也深知客觀法治在西方文化的意義。這是一個從普世價值的基石—自由—締造成功的民主國家，也是西方從啟蒙運動走向現代化奮鬥的成果，這個成果是人類普世追求的價值目標，無分東西，更不是被任何人拿來操弄消費的工具，這裡斷然不能顛倒，否則社會自己會先顛倒。

這幾年由於科技的發達，台灣的資訊不再路遙，我從網路上目睹台灣社會上的藍綠鬥爭、弊案、政客的粗糙，選舉的激情，名嘴的口沫，群眾的狂熱，最大黨的搞笑，填補了我去國三十年的空白，也讓我重溫了台灣的進步，看見一個開放社會的長成，因此我更深切地期望它能擔負起中國現代化的責任，填補起中國民主進步黨的位置。

牟先生曾戲稱乾脆用「紅樓夢」來統一海峽兩岸好了，如今我看「悶鍋」從「亂講」發展到如今的「全民最大黨」，也是進步，不禁以為不如用它先來溝通海峽兩岸算了。於今的中國大陸也在經歷大變革，在經濟改革成功，人民生活富裕以後，自然、也必然會走向第五個現代化——要求人權，平等與民主政治的現代化。屆時台灣的民主實踐必然會是它政治轉型的參考值，統獨問題到頭來可能也會變成一個混絕無寄的假議題，在目前不統不獨不武的發展下，實踐未來既統既獨既和平的政治內涵，不正是一個可以希望的願景嗎？我們雖然不知到時它的顏色會是哪般？但到底會是一個、兩個或多個五彩繽紛，民主進步的現代化國家或聯邦吧！我相信龍的傳人會有智慧解消他們自己的問題的。

*美寶論壇把《發現者》「[\[url=http://mepopedia.com/forum/read.php?168,674,674#msg-674\]秦漢大一統\[/url\]](http://mepopedia.com/forum/read.php?168,674,674#msg-674)」及「[\[url=http://mepopedia.com/forum/read.php?168,673,673#msg-673\]宋元山水\[/url\]](http://mepopedia.com/forum/read.php?168,673,673#msg-673)」的影音貼在網上。那是1998年與友人莫寄台先生一起為華陽電視製作公司編寫的劇本，屬於「中國文明」的系列共有12集，都是兩人合作寫成。其中「秦漢大一統」的內容主要就是根據牟先生的政治哲學概念寫成。

Edited 1 time(s). Last edit at 12/14/2009 09:18PM by gustav.
